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七月流火

(根据同名五幕九场话剧改编)

原著 于 伶

改编 林 谷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 容 说 明

《七月流火》是根据老剧作家于伶同志的同名话剧改编的。

剧本以一九三九年的“孤岛”——上海为背景，通过对职业妇女俱乐部为新四军征募寒衣这一事件的描写，歌颂了三十年代一群女性的生活、斗争和爱情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地下党为争取民族解放所进行的卓绝斗争事迹。

剧本构思完整，严谨细腻，时代感强。

七 月 流 火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3¹/₂ 插页：2 字数：68,000

1981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3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74 定价：0.30元

引 子

夜，盛夏的夜，“孤岛”上海的夜。

夜已深沉，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广告，似乎也要昏昏入睡了。

两个妇女，穿着淡色短袖旗袍，手挽着手，从南京路东头往西缓缓行走。路旁的商店都已打烊，夜色更显得浓重，以致看不清她们的容貌，只有偶尔在霓虹灯映照下，可见两双明亮的眼睛；只有偶尔在路灯光投射下，可见倒映在她们脚旁一个坚实、一个苗条的影子。

她们边走边低声轻语。

身材苗条的：“上海变成‘孤岛’快一年半了。”

身材坚实的：“抗战已经进到第三个七月了。”

身材苗条的：“现在，上海只有英美和法国的租界，还没有被日本军队侵占，还能够倖存一时，称作‘孤岛’。但是，它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之中，又有汉奸、特务、日本浪人在作恶横行，真是外有虎狼，内有狐鼠……”

身材坚实的：“可是，就在这个‘孤岛’里，拥挤着我们三百万同胞，十六万难民；就在这个‘孤岛’里，我们多少抗日爱国志士，在向虎狼和狐鼠作坚韧不倦的斗争！”

显出片名：

《七月流火》

两人走着，短暂无语。

开始迭印创作人员表。

两人眼里看到：先施公司门楼上竖着双妹牌花露香水的霓虹广告，一双丽姝两手相携。

两人眼里看到：租界万国商团的巡逻马队小跑而来，缠着白布的马腿在夜色中划动。

两人背后追来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和一个赤膊的孩子，各用一把蒲扇，一边替她们扇风，一边伸手乞求施舍。

两人脚旁的影子，时短时长地在移动。

开始迭印演员表。

两人走着，走到静安寺路上。跑马厅钟楼只剩下黑色的轮廓，亮着的钟面，却象一只贪婪人睁着的独眼，正在觊觎一切。

浓浓的夜色中，窜出来三两个男女便衣，喝住一辆人力车。女便衣对坐车的妇女进行“抄把子”；男便衣则掀掉车子上的坐褥，探手在车斗里搜摸。

两人从容地从便衣身边走了过去。

便衣打量她们，见她们雍容端庄，神态自若，既不敢用手电照射，也不敢向她们搜身。

两人往前走着。路旁梧桐树伸出长长的枝枒，茂盛的阔叶阴影抖落在她们的肩上。

她们又边走边轻声低语。

身材苗条的：“举办义卖的启事广告，已经送给报馆

了。十五位社会名流都同意当发起人，他们的名字，可以登在报纸上。”

身材坚实的：“这很好。我们要学会做一切人的工作，除亲日派和汉奸之外，争取更多人同情我们的事业。”

身材苗条的点头。

身材坚实的：“我们还要发动上海的爱国同胞，同坚持在江南沦陷区为民族自由解放而英勇抗战的新四军相互配合，心心相印……”

身材苗条的频频点头。

身材坚实的：“昨天夜里，新四军一支小部队，攻进了虹桥飞机场，烧毁了日本军用飞机……”

身材苗条的猛地伸手搂住身材坚实的肩膀。

身材坚实的：“呵，轻一点，这么大力气！”

两人止步，肩膀紧靠。

夜色实在太重，依旧看不清她们此刻脸上激动的表情。

七月上旬的一天，
故事由此开始……

一

印报机上源源吐出当天的报纸。

一个印刷工人抽出一份报纸检查。

报纸第一版启事广告栏里印着宋体大字：《诗经》曰：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……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；印着：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为征募寒衣，救济难民，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启事，附有十五位社会名流发起人的名字。

迭印字幕：一九三九年盛夏七月，“孤岛”上海。

二

一家商业性的私营电台。楼上，小小的播音室。四壁角落里，各放着一架电风扇，风扇面前，又各放着一铅桶冰块，风扇吹过，飞起凉凉雨丝。

一位等待播音的名伶，正在揣摩角色，手中的摺扇，翩翩多姿；一位琴师，已经褪下琴衣，准备试音。……

播音话筒面前，站着一位年约二十多岁名叫方芳的姑娘。她表情生动，声音甜润地对着话筒：“我们上海职业

妇女俱乐部，为了救济难民，添置寒衣，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。……从今天起，我们特假大陆广播电台，邀请名票名伶，联合播音三天，希望各界热心同胞，共襄义举，踊跃捐助义卖物品，捐助现金，预购买物代价券。……大陆广播电台，XGOT，电话一七九三〇，电话，请记牢‘一切救难民’……”

方芳换口气。她对即兴找到“一切救难民”的电话谐音，颇为得意，不禁甜甜地笑了起来。

突然，从室外传进来路过汽车的喇叭声音。

方芳受了惊：“啊哟！”她忙着用手去捂话筒，又忙着用手挥汗，又忙着甩动小辫子表示气恼。……

三

一辆黑色汽车鸣着喇叭，弯进设有铁丝网戒备的小道上，驶到一座用琉璃瓦盖成的翘角双层的门楼下面。门楼没有标志，只有一块蓝底白字76号搪瓷门牌。汽车继续往里驶去。

里面地方不小，散筑着几幢高矮不一的房屋，散植着几株苍色的老树。

汽车在几株老树前停下，从车里跳出来一个嘴唇上蓄小胡子的矮小短打男子，随后，从后车门又出来一个精瘦的男人，他手里提着一只精巧的鸟笼。嘴里学着鸟鸣，逗引笼中的小鸟。

小胡子又从车厢里搬出几只鸟笼，他把鸟笼分别挂到老树上，看来，他们是来“放鸟”的。

精瘦男人往前走几步，在小靶场前面站住了。

靶场上，一个短打女人，左右两手，各握一把左轮手枪，正瞄准靶子，双枪齐发，子弹落在靶子后面的沙包上，咔嚓出声。

女人打罢靶，过来对精瘦男人：“李局长。”

李局长仍在逗弄小鸟：“好枪法。……吴课长，吴老弟呢？”

女人：“在屋里，我去叫。”

李局长：“不，弟妇，我自己去。”

李局长提着精巧的鸟笼，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，在走廊上遇到几个袒胸穿黑衫的粗鲁男人，拖曳着一个被蒙住眼睛塞住嘴巴的知识妇女过去。接着，又有一个蹣跚的男人紧赶过来，他拎着手铐脚镣，一瘸一拐，铁器碰击，叮咣作响，在后紧赶。

李局长手中的鸟笼里，那只受宠爱的小鸟却在展翅啁啾。

李局长走进吴课长的公事房里。

吴课长是一个肥胖的人，他手里正在看着几张贴有照片的材料，耳朵正在听着桌旁收音机里播放义卖的声音。

吴课长一见李局长，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：“局座，

您可是心疼花鸟虫鱼呀！”

李局长：“要爱生物，这里面有学问。你在租界上提一只鸡，鸡脑袋不许朝下，你倒提着，罚款五角。这是保护生物协会的章程。老弟，我们要在租界上活动，就要懂得外国人的脾气。”

吴课长：“你见多识广。”

李局长把鸟笼挂在窗口。

收音机里响着方芳的声音：“王女士捐款一百元，谢谢，南屏女中五位教师购买代价券五十元，谢谢……”

李局长皱皱眉：“怎么，还没搞掉？”

吴课长怕热，气喘吁吁：“这次义卖，有大亨撑腰！”

李局长：“老弟，那是他们用来放烟幕的！……那个叫华素英的？”

吴课长忙把他在看的材料递过去。

李局长接过：“哪里弄来的？”

吴课长邀功心切：“租界巡捕房里的人偷出来的，敲了我三百元。”

李局长看第一张材料，上有一张照片。这是一张圣心女校英语演讲优胜者的合照，华素英梳着短辫，坐在中间，手捧“第一名”奖旗和嵌在丝绒盒子里一只打簧金表。

吴课长在旁介绍：“华素英，杭州人，二十七岁，早年母亲在圣心女校当校工，她在那里半工半读。”

李局长鄙夷地：“老妈子的女儿。”

他又拿第二张材料看，上面也有一张照片。这是华素英在海关当打字员的照片。照片上一丛瓶花后面，她坐在打字机前打字。

吴课长继续介绍：“后来，她进了东吴大学，因为母亲生病，不读书了，考进了海关当女职员。”

李局长讥嘲地：“高级花瓶！”

他又拿第三张材料，还是有张照片。这是一张“海关救亡宣传团”在轮船码头上拍的合照。华素英穿短衫长裙腰束皮带的“救亡装”，手里拿着一面三角形的团旗。

吴课长继续介绍：“上海撤守之前，她参加团体，去广东等地宣传救亡。”

李局长突然作色，把材料一丢：“这值三百块？我要的是确实的证据！”他又语气和婉了，“我研究过马克思主义，这次义卖的气势，肯定是和共产党有关联。”

吴课长啜嘴，胖脸尴尬。

李局长：“老弟，我们要弄到一凭半据，就可以叫租界外国人去收拾她们。”

吴课长叹气：“租界当局，老是阴阳怪气！”

收音机里方芳激情洋溢的声音：“……谢谢，听众们热情真高，我们又接到了不少电话……”

李局长咆哮：“还在闹！”

吴课长试探地：“要不要派几个人……”

李局长目光诡谲，但不置可否。

四

南京路上新沪百货公司四楼，一间有几根方柱的大通间，现在租给一个画家在开展览会。

在赏画的人群中，有一个穿浅色麻纱旗袍，身材苗条，年约二十七、八岁的妇女。她有一对黑白分明、聪明睿智的大眼睛，一口稍稍外露的白牙齿，具有城市知识女青年的风貌。不难识别，她就是华素英。

华素英的眼睛打量着这间供人租用的大通间的位置。陪着她的是穿着华丽、年龄和她相仿的公司女经理郭三小姐。

三小姐：“密斯华，你看还可以吗？”

华素英很满意：“做个义卖的商场，地方足够了。”

三小姐很高兴：“那好，一言为定，义务奉借。”

华素英：“郭经理，还有……”

三小姐：“我知道，请跟我来。”

她挽起华素英的手臂，朝电梯走去。

她们进了经理室。

三小姐让华素英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坐到写字台前，拿起插在墨水缸里的钢笔，取过一本便笺，竟办起公来了。

穿长衫的“茶房”进来送茶。

三小姐写好一张便笺，签上英文名字，拿在手里，离开写字台，朝华素英走来：“密斯华，你还记得我们在圣心女校那次英语讲演会吗？”

华素英点点头。

三小姐：“那次，我以为自己稳得第一，想不到平时不大说话的华素英，半小时的抑扬顿挫、流利动听的英语讲演，把第一给抢走了。”

华素英显得率真地：“我不是想抢你的第一，我是太喜欢那次的奖品，那只打簧金表。”

三小姐：“你不知道，当时叫我多么心碎呀！”

华素英两只大眼露出歉意。

三小姐：“心碎管心碎，可是佩服还是佩服。”她把便笺递给华素英，“这是我们新沪公司捐赠供你们义卖的。凭条领取，五千元当令百货，由你们挑！密斯华，这一次，我能排上第几名？”

华素英站起来：“各大公司、大商号，都捐了物品。你问我第几名？……郭经理，谢谢你。”

三小姐听出来了，知道这次又没有占前风，只好：“好吧，不过要严守秘密，我不想让家父知道，他太胆小，对时局的估计太保守。我这个经理不称他的心，随时可以丢掉饭碗的！”

她们相顾而笑。

三小姐：“你们那位播音小姐，说话实在太动人啦！”

五

大陆电台播音室外面的过道上，空气闷热，可是气氛更热。有四个妇女，在紧张忙碌。一个十七、八岁名叫葛一梅的在接壁上的电话，一个四十左右年龄名叫陈大姐的在接桌上的电话。她们是专听听众打来的捐物、捐款、购代价券的电话。一个三十岁上下名叫管形的，伏在桌子上，按照电话所报，在本子上作详细的登记。她衣着时式，但颇大方；她举止明快，但很合度。她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的副主席。还有一个叫邬珍，她摘录电话里所报的主要内容，写在纸条上，分批送到播音室，让方芳在播音中报出去，向捐助人致谢。

壁上电话铃响，葛一梅接电话：“……对，你捐四十元，谢谢。……谁？扬子舞厅倪岫云……”

扬子舞厅的衣帽间，倪岫云倚在柜台上打电话。她服饰入时，略嫌市俗，看来只有二十左右的年龄，却打扮成一个成熟女人的模样，浓浓的色彩，兼有郁郁的辛酸。

一个“跑交易所”的中年男子，他是倪岫云的舞客，站在她身边，给她提示：“你就说，一个曾经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会员捐的……”

电台过道上，葛一梅按住电话话筒：“陈大姐，管大

姐，小倪要捐钱。”

管彤抬头：“不能让她捐，她要替弟弟治病，要用一大笔的钱！”

电话筒里连声响着：“喂喂，葛一梅，小鸽子，我是小倪，小倪……”

葛一梅心情复杂地：“我们不让你捐！”决然把电话挂掉。

过道楼梯口，响起登登脚步声，走上来一个身穿笔挺男式西装的妇女，身后尾随着一个穿长衫、腋下夹着大皮包的男人。

穿男式西装的妇女礼貌地朝过道上的人打招呼。她的眼光和邬珍的眼光相遇。邬珍似有反应，但不易察觉。她走到管彤面前：“我要为难民捐点钱。”

管彤抬起头：“谢谢你，贵姓？”

邬珍手里拿着一迭条子，去播音室，走过楼梯口，又见几个人走上楼来。

穿男式西装的妇女取钱给管彤。

陈大姐在接电话。

一只臂上有纹花的手，猛把陈大姐接的电话按断了。

陈大姐抬眼，看到三个穿香云纱黑衫的男人，站在她面前。

臂上有纹花的：“老板娘，生意兴隆。”

陈大姐看出来者不善，正色地：“我们是救济难民，

募捐！”

臂上有纹花的：“我懂，救济难民也是打仗以后的新兴买卖，三百六十一行，吃难民饭，油水不小！”

管彤顾不到接待那个穿西装的妇女，插进话去：“我们是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臂上有纹花的：“地段上的。老板娘发财，小兄弟也香香手。”

他后边两个黑衫人点头。

管彤：“我们募捐义卖，全是义务的。”

臂上有纹花的懒声懒气地：“好吧，”他回头对后边两个人，“把电话线拔了。”

管彤厉声：“慢，电话不准动！”

臂上有纹花的：“不动也行。没有七钱三，今天是过不了门的。”

管彤和陈大姐轻声商量。

壁上的电话铃响，葛一梅怯怯的，竟忘了接电话。

方芳从播音室里走了出来。

臂上有纹花的催促着：“喂喂，怎么啦？”

这时，穿西装的妇女站出来说话：“你们太欺侮我们妇女界了，打秋风打到难民头上！这样的敲榨案子，我可还是第一次碰到！”

臂上有纹花的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穿长衫的男人打开大皮包，取出一张名片，给臂上有

纹花的：“法学博士，杜金光彩大律师。敝人是她秘书。”

臂上有纹花的接过名片，看也不看，一撕为二。

杜金光彩不动声色地拿起电话拨号。

臂上有纹花的向两个穿黑衫的人示意：“动手！”

两个穿黑衫人摆出要拔电话线的架势。

杜金光彩喝止：“慢！”对着电话，“老闸捕房吗？
你是陆督察长？”

三个黑衫人震住了。

杜金光彩对着电话：“你好，我是光彩，今天我们妇女界在大陆电台募捐，来了几个……”

臂上有纹花的抢过电话，对着话筒：“爷叔，是我，小斧头阿根。没有事啦……是，立刻走。”他挂断电话，满头汗水淋漓，“大律师，自己人！”

杜金光彩威严中略带宽容：“你们要规矩钱，到我事务所去领好啦！”

臂上有纹花的一躬腰，转身朝两个黑衫人一摆手，他们真象是落荒而走，溜下楼去了。

管彤向杜金光彩道谢：“大律师，多亏你帮忙。”

杜金光彩：“碰巧嘛，遇上这几个败类。……呵，你就是华素英女士吧？”

管彤：“不，我叫管彤。”

杜金光彩：“我知道，你在邮局做事。”

管彤和陈大姐相顾对视。

杜金光彩：“各位再会。”

管彤送她下楼。杜金光彩谦让着。

秘书又留下一张名片放在桌上。

方芳拿起名片，只见名片上印满黑密密的中文字，翻过来，又是黑密密的英文字，她对心有余悸的葛一梅：“真了不起，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。”

葛一梅没有回答。

邬珍站在播音室门口叫喊：“方芳！”

方芳一甩辫子：“啊哟，我怎么好离开话筒呢？”

大陆广播电台门口。管彤已经送走杜金光彩，还站着，似在思索。路边树上的蝉鸣声使她感到烦躁。

华素英怀里抱着一大包罗宋面包，兴冲冲地走来，见管彤站在门口，感到奇怪：“管彤，你等谁？”

管彤：“我送一个人。刚才流氓上台来捣乱，给她赶跑了。”

华素英：“太好了，同情我们、帮助我们的人真是太多了。”

管彤：“义卖的场子怎样了？”

华素英：“借到了，新沪公司，不过，我要去问问路冰。”

管彤：“那你快去，这里没有事。”

华素英把罗宋面包交给管彤：“大家先点点饥。”